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二十二

四濟

李

李浩

宋史列傳李浩字德遠其先居建昌遷臨川浩早有文稱紹興十二年擢進士第時秦熺挾宰相子以魁多士同年皆見之或

拉浩行毅然不往調饒州司戶參軍襄陽府觀察推官連丁內外艱繼調金州教授改太常寺主簿尋兼光祿寺丞輪對首陳無逸之戒且言宿衛大將軍楊存中恩寵特異侍之過非其福上悟旋令就第自秦檜用事塞言路及上總攬權綱激厲忠諫此習尚存朝士多務慎默至是命百官轉對浩與王十朋馮方查喬胡憲始相繼言事聞者興起浩不安於朝請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歸孝宗即位以太常丞召時張浚督師江淮宰相多抑之浩引仁宗用韓琦范仲淹詔章得象故事乞戒諭令同心協濟兼權吏部郎官浩雅為湯思退所厚御史尹穡欲引之以共擠浚因薦浩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二人皆不樂踰年始除負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在王府多所裨益且因事以及寺文之於冊章上或見之王亦素所愛重

他日外補累年以歸王喜曰李公歸來矣未幾宰相召為郎者四人將進用之尤屬意浩浩嘿然無一辭同舍皆遷浩獨如故踰年浙河水災詔郎官館職以上條時政缺夫浩謂上憂勞如此今何可不言即奏疏指論近臣併及宰相惟奉行臺諫多迎合百執事顧忌畏縮反覆數千言傾倒罄竭見者悚慄上不以為忤執事者深忌之乞外得台州州有揀中禁軍五百人訓練官貪殘失衆心不逞者因譟作亂忽露刃於庭浩謂之曰汝等欲為亂乎請先殺我衆駭曰不敢乃徐推其為首者四人黜徙之迄無事除直秘閣並海有宿寇久不獲浩募其徒自縛贖罪即得其魁里豪民鄭憲以賫給事權貴人門囊橐為奸事覺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徙其妻孥權貴人執其家訟冤且誣浩以買宴事言者用是擠之疏方上權參政劉珙越次奏曰李浩為郡獲罪豪民為其所誣臣考其本末甚白上顧曰守臣不畏強禦豈易得邪且問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觀望猶欲還其所沒貨上批其後曰台州所斷至甚允當鄭憲家資永不給還流徙如故浩始得安明年除司農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八萬董其事者賤糴滋惡隱刻官錢戶部不敢詰浩白發其奸下有司窮覈戶部欲就文稽覈數大理附會之浩爭曰非但患奸且虧軍食上是其言會大理奏結他

獄上願輔臣曰棘寺官得剛正如李浩者為之已而卿缺又曰無以易浩遂除大理卿時上英明有大為之志廷臣不能奉行誕慢苟且承違避事浩前在司農嘗因向對陳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為金使接伴還奏曰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為廢地心嘗痛之條畫營屯以為恢復根本又言比日措置邊事甚張皇願戒將吏嚴備禦無規微利近切日與大臣脩治且結人心持重安靜以俟敵釁上悉嘉納宰相議遣浩浩與辯其不可至以官職誅之浩怒以語觸之且力求外以直實文閣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有尚書郎入對論及揮帥事上曰如廣西朕已得李浩矣又諭大臣曰李浩營田議甚可行大臣莫有應者浩至郡舊有靈渠通漕運及灌溉歲久不治命疏而通之民賴其利苞管所隸安平州其酋恃險謀聚兵為邊患浩遣軍使諭以禍福且許其引赦自新即日叩頭謝過焚徹水棚聽大府約束治廣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所責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重者廉耻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情者得以苟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售上問誕慢謂誰浩具以實對上謂宰相曰李浩直諫遂除權吏部侍

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權者。黨非一。自浩之入。已相側目。且欲以甘言誘
 之。浩中。立不倚。拒弗納。於是相與謀。嗾諫議大夫姚憲論浩以彊狠之資。
 挾奸諛之志。寘之逆列。變亂黑白。未及正謝而罷。乾道九年。提舉太平興
 國宮。明年。下雙路關。命浩以秘閣修撰。寵其行。變有竊廩州曰恩州。世
 襲為守。則田氏與其猶子不協。將起兵相攻。浩草檄遣官為勸解。人感悟。
 歛血盟。盡釋前憾。遂待以寧。踰年。以疾請祠。提舉王隆萬壽宮。命未至。以
 淳熙三年九月卒。年六十一。諸司奏浩盡瘁其職以死。詔特贈集英殿修
 撰。浩天資質直。涵養渾厚。不以利害動其心。少力學。為文辭。及壯。益沉潛
 理義。立朝慨然。以時事為己任。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以此見忌於衆。平居
 未嘗假人以辭色。不知者以為傲。或潛於上前。上謂斯人無他。在朕前亦
 如此。非為傲者。小人憚之。誘以祿利。正色不回。謀害之者。無所不至。獨賴
 上察其衷。始終全之。為群猶潔已。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生束餐。如
 布衣時。風裁素高。人不敢于以私云。臨川志。李浩早以文名。晚喜性理。與
 復齋先生相善。言論互發。象山先生。每以古人尊之。其葬也。南軒以古遺
 直銘其墓。子肅字仲欽。幼嗜學。嘗讀史至晏子御者。氣揚揚曰。以富貴驕
 人。妻子亦笑之。侍郎嘉其識。鎖廳省試。別頭。皆第一。登淳熙八年第。授淳

州司戶攝理掾獄有疑輒平反再調江西運司帳司秩滿例有送還錢邵
不受當路固舉廉吏公笑曰此足為廉耶監文思院中門兩易衡州教授
士多嚮慕盡舍無所容則開武侯祠以居之其講明以辨義利為先卒年
六十二孫俊登嘉定元年第宋張南軒集吏部侍郎李公墓銘 淳熙三
年九月庚戌秘閣脩撰知愛州兼夔路安撫使臨川李公以疾沒于州治
之正寢五年其孤肇以同郡曾李狸所狀公行義來請銘某平時蓋欽公
之為人止在廣右與公相望僅再歲接公行事為詳既不克終辭力叙而
銘之公諱浩字德遠一字直夫家居建昌人其徙臨川方再世曾祖之遇
祖既皆不仕考彥以公贈朝奉大夫公自幼入鄉校蘄然異常兄末冠有
文名紹興壬戌進士第是歲秦禧挾宰相子以魁多士同年多往見之或
拉公行發然卒不往調饒州司戶叅軍以歸連丁內外艱中間為襄陽府
觀察推官僅踰年及免先大夫喪調金州州學教授改監行在雜買場門
賣二十七年之冬時秦檜蓋死矣明年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改初今所
刪定官論者事言秦檜時事無巨細一切更改公白宰相執政出充五兵
李斯篆隸苟便於世亦不當以人廢方檜在時公義不為之屈及其身沒
事變所論乃如此則公存心平實蓋已可見矣又明年改秩除太常寺主

薄尊兼光祿丞輪對首陳無逸之升且論宿衛大將恩寵太過嬰兒過飽
恐非其福太上皇感其言宿將旋就第自檢托塞言路士風寢衆及太上
總攬萬機激厲忠讜而餘習猶未殄朝士多務緘默至是百官轉對公與
王十朋馮方查齋胡憲始相繼有所開陳聞者興起太學之士至為五賢
詩以述其事然公自是亦不安于朝請祠以歸主管台州崇道觀今上即
位之歲以太常丞召至闕首論聖學以為人主務學則其餘嗜好無間而
入矣時忠獻張公督師江淮而宰相有異議者從中多所沮抑公引張仲
孝友之詩及仁宗用韓琦范仲淹詔章德象等故事乞戒諭朝廷同寅共
濟俄兼權吏部郎官御史尹樞附宰相湯思退以公故嘗為思退所知欲
援引共擠忠獻於是薦公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思退樞皆不樂踰歲始
正除吏部負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其後宰相召同為郎者四人欲有
所進用最屬意於公公不發一語明日同舍皆遷公如故其在王府多所
裨益且因事以及時政書之于冊幾上或見之王亦愛重公它日公補外
累年以歸王聞之欣然謂僚屬曰李直講來矣蓋公之誠意有以感動也
為郎踰年會浙河水災詔郎官館職以上條時政闕失公歎曰上憂勞求
言此豈可失也即日奏疏指論近密且併及宰執奉行臺諫迎合百執事

顧忌畏縮之罪反復數千言近世論事傾倒剴切未有其比聞者皆縮頭
上優容曾不以為忤而執事者忌之甚旬外補得知台州州有陳中禁軍
五百人朝廷置訓練官統之其人貪殘夫衆心不逞者乘間謀作亂露刃
立堂下公曰汝等欲為亂乎請先殺我衆邑駭曰不敢乃徐推其為首者
四人黥徙之迄無事公倉卒應變坐折姦萌聞者益歎儒者誠有用於世
也天子以為能除直秘閣並海有宿寇久不得公募其徒自縛以贖罪即
得其渠魁未幾召還復為故所居官初公在台有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於
權貴人之門為一郡害會姦利事發械繫死於獄盡籍其家徙其妻子至
是權貴人教其家訟寃且誣公以買妾事言者用是擠公它日宰執將進呈
文書問知樞密院兼權衆知政事劉珙越次奏李某為郡疾惡太過獲罪
豪民為其所誣臣考視其本末甚白上顧曰守臣不畏強禦豈易得耶珙
曰士氣不振久矣若更沮李某是終不復可振矣上問章安在珙袖出之
遂留中不下而大理觀望權貴人猶欲還其所沒貲併以為台州議刑太
重上親批其後曰台州所斷安得先當鄭憲家貲永不給還流徙如故公
乃安明年遷司農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凡八萬石而董事者有所憑恃腹
糴濕惡以欺沒官錢戶部不文告視事即奏請下有司治大理附會聽

戶部以文為盤。公力爭曰。是非在憲臺。且虧軍食。上是其議。會大理奏。詰它獄。上忽顧輔臣曰。棘寺官當得剛正。如李某者為之。已而卿缺。又曰。無易李某。遂除大理卿。兼同詳定一司。敕令故事寺獄。宣上表賀。公獨不奏。先是。公在司農時。嘗因面對。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為接伴使。還奏曰。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為廢地。心實痛之。條畫營田。便利甚悉。且併謂近日措置邊事。甚為張皇。一時誕謾之徒。言虜勢衰弱。踴躍自奮。甚者故為剽攘。以挑境外。此何益。使有害。領戒將吏。嚴禁防。無遠近切。無規小利。日與大臣脩明治具。固結人心。恃重安靜。以待虜釁。公之意。以謂主上英明。有大為為之志。執事者所當奉承。講究為務。實經久之計。以卒成聖志。廷臣中誕謾者。但為欲速之說。而其為且者。又欲一切不為。適足以害遠謀。玩歲月。故再三條陳。營田便利。以為是恢復根本之策。在今日所當汲汲而為之也。上每改容嘉納。宰相方議遣浩。使公與辯。其不可。至以官職誅之。公怒。以語觸之。且力求外。以直實文。間知靜江府。至管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公事。命下之日。尚書郎有人對論。擇帥事者。上欣然顧之曰。如廣西朕已得人矣。李某也。又諭大臣曰。李某營田議甚可行。而大臣莫有應者。公至鎮。勤於民事。郡舊有靈渠。通漕運。且溉田甚廣。近歲頗堙塞。公命疏

治之民賴其利立石以紀苞管所隸羈縻安平州其酋恃險出橫聚兵謀
為邊患公遣單使聞之見誠諭以禍福引赦使自新即日叩頭謝過焚撤
水柵受約束前帥建議於宣州境南丹州置買馬場朝廷用其議下經略
司公力爭其不可遂止衆謂南丹買馬之議若行其為廣西生事致釁有
不可勝言者非公言之力朝廷亦未應其利害如此也朝廷又令市象于
交趾公復力爭及公去經略司竟付市交趾遂因此驅以入貢所過為擾
人始服公之明治廣二年召選人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
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陛下所貴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措者名器
而使倖之路未塞所重者廉耻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未免有險
諛之徒下情當盡而未免有擁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儒者得以苟容責
以實效而誕謾者得以自售上嘉納之且詢所謂誕謾之人公以實對翌
日謂宰相曰李基直諫遂擢權尚書吏部侍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據者又
附之同升者從臣中又有為之役者公之達朝已甚側目且巧為語以鉤
致公皆厲色辭以拒之於是相與謀使言者論公以謂寘之近列必釁亂
黑白未及正謝而罷是歲冬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明年夏夔州路以秋
帥聞上顧念公乃除秘閣脩其行部有恩州亦羈縻也其守田氏

與其猶子為戚者不協。且起兵。才公親草檄遣官諭之。二人感悟。歃血
 家願。盡釋前憾。遠以安妥。蓋與廣西安平州一律。公之為謀。大抵欲以誠
 意銷患於未然也。在鎮踰年。以病請祠。改提舉隆興府。王隆萬壽宮。命未
 至。而公沒矣。享年六十有一。積官至朝奉大夫。監司。奏公盡瘁其職。以死
 特贈某英毅侯。公之葬。在撫州金溪縣。歸請鄉。靈谷山之原。娶饒氏。封
 宜人。後公八月而卒。子男四人。肇隆。職郎。漳州司理。參軍。蕭迪。功郎。漳州
 益陽縣主簿。蔚。將仕郎。遵。未仕。女六人。長適承議郎。知泉州洋鄉縣事。王
 謙。次通降。授迪。功郎。前湖南安撫司准備差遣。曾。擢。次適鄉貢進士姚彬。
 餘未嫁。孫四人。孫女三人。有文集。奏議。王府講議。箴于家。公少時力學。為
 文章。及壯歲。更留意義理。其仕于朝。慨然以時事為己任。見政有缺失。用
 人有愼。倏忠憤感激。所言多切。至生平不事表襮。未嘗勉強。乞詞。故不知
 者多以為傲。或以是謂公上曰。斯人無它在朕前。亦如此。非為傲者也。小
 人憚之。謀所以害公者。無所不至。獨賴上終始照見保全之。其為郡奉法
 循理。律已甚嚴。自嶺右歸裝。無南物。視其奉養。自為布衣。至侍從。未嘗有
 異風望。整整人不敢干以私。然亦為是悅。公者少不悅者。衆及聞其死。則
 識與不識。皆歎惜曰。奈何失一正人。蓋其天資質實。不徇於外。而涵養渾

厚不以利害動心。故遇事有力。奮發忠言。無所回撓。所謂古之遺直者。若公非耶。銘曰。士或不競。枉尺直寸。以同為和。以怯為異。垂紳立朝。喋莫肯言。就有欲言。亦弗究宣。謂予有待。實則患失。曾是說隨。乃曰弗激。此風流行。非國之福。不有君子。孰振孰厲。我觀李公。披腹數陳。反復無隱。心乎愛君。衆駭縮頭。君則容之。媚患實繁。聚而攻之。是保是用。惟天子明。匪天子明。臣言曷伸。嗟哉。若人。古之遺直。我作銘詩。以詔罔極。陸復齋集。李德遠文。余之生後公十有六年。於鄉黨視公為先進。方余弱冠。年少氣銳。聞公之學而疑焉。欲求見而訂之。及其見公。則猶河伯之於海若也。蓋於是始自知不足。退而求之。十有餘年。而後知公之所存人之知公。以學則豐以才則雄。以識則通。以文則工。其立朝蹇蹇。直道進退。則有古人之風。朝除從官。群小慕擠。卒以不容。任雖不可謂之達。而二司農長大理。帥廣之桂。與蜀之雙。皆名藩大郡。亦不可謂之窮。此人之所同知者也。而余之知公。則進乎是矣。公嘗謂余子既降。已達則可行。而我內省。方且有愧。蓋公之沒。而余學始少進。思欲與公論之。而天奪於是。凡余所以自知不足。而深思力索。不敢自怠者。皆自公發之也。則不忘於公者。豈獨鄉里之情哉。公之沒也。余方以罪繫。唯乞一喪。既不及哭。公之柩。又不得望公之

葬今既除喪乃克拜公之墓
來而叙于情惟公之靈尚克知之

李巨源

嘉定鎮江志李巨源字元通金壇人唐宗室之裔紹興十三年陳誠之榜傳學有文與正言表乎游終太平州司戶

縣序送其赴沈湖陳氏館詩云野歸公子漢於荒並駕殊非李與蘇又云
留中歷歷數侯書落筆森森走坂車雖作五言王節信直抑病渴馬相如

子大諱

持科

李守素

紹興正論小傳李守素紹興十年知雷州倚郭海康縣舊
相趙鼎再謫吉陽軍經過雷陽太守王趙令應付崔夫脚

事合降官該散閣
磨勘至今未放行

李康臣

南海志李康臣南海人好學嗜古名聞州里紹興十四
年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嘗知昌化軍官至朝散郎

李奕

鄱陽志李奕字世德安仁人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終會稽尉
熊芳詩惜之曰鄉夫一賢位夫一士經夫一師於諸子百家之

書無不讀有易傳春秋辨例雜著三十卷詩五卷詩話二卷號鳳山先生族子親以詩禮名家有擁萬堂

李衡

宋史列傳李衡字彥平江都人高祖昭素仕至侍御史蘇州志

就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敲朴迎合投劾于府拂衣而歸蘇州志二十三年除仙居丞後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民莫不敬夏秋二稅以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辨因任歷四年獄戶未嘗繫一重囚隆興二年金犯淮堧人相驚曰寇深入矣官沿江者多送其孥衡獨守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蟄起旁境而溧陽靖晏自如帥汪澈轉運使韓元吉等列上治狀詔進一秩尋詔入為監察御史歷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詳出知溫婺台三州惟婺嘗淮其治加直祕閣而衡引平乞身懇懇不休上累詔其蔡除祕閣階撰致仕上思其樸忠旋召落致仕除侍御史以老固辭不獲命差同知貢舉會外戚張說以節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謂不當以母后肺腑為人擇官廷事移時改除起居郎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章五上請老愈力上知不可奪仍以祕撰致仕事莫濟不書勅翰林周必大不草

制石正言王希呂亦與衡相繼官者同時去國士為四賢詩以紀之衡後
定居崑山結茅別墅杖屨徜徉左右為二蒼頭聚書踰萬卷號曰樂菴平
年七十九衡自宣和間入辟雍同舍有趙孝孫者洛人也其父實師程頤
家學有源勸衡讀論語曰學非記誦辭章之謂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絲
毫偽實處方可以言學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群書而以論語為根本臨沒
沐浴冠櫛愉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
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論見沈作賓下蘇
州府志衡歸崑山圓明墅墅日與門人講解經義娓娓無倦聚書踰萬卷
名其室曰樂菴自號樂菴叟學者稱為樂菴先生淳熙五年卒年七十九
衡宣和間入大學同舍生洛人趙孝孫勸衡熟讀論語且曰學非記誦詞
章所以學聖賢耳不可有絲毫偽孝孫之父顏子實師程叔子衡心佩其
訓故雖博涉群書而以論語為主不講學明道樂於教人自中年後絕欲
清脩唯二蒼頭給事臨沒沐浴冠櫛作手書數十留別親舊仍戒其子使
周急卹孤不得飯僧奉佛復問天色何時答以月明愉然而逝周必大聞
之曰此身平生跌蕩到此乃得力可敬可羨又曰彥平非逃儒入釋者而
臨終超然如此殆聞道乎所著書有易說論語說易義海撮要樂菴文集

總若干卷行於世。同本傳。楊州府志。李衡字彥平。勤學有局幹。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累遷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無所顧忌。乾道中。出知婺州。召為司封員外郎。兼司勳郎中。出知台州。以循良著稱。帝嘉之。人為御史樞密院檢詳。謝事。除秘閣脩撰。欽任起為御史。同知貢舉。榜中得士多英傑。時論稱其明允。遷起居郎。無何復出守。後卒于家。子應祥起。宗登進士第。王孝志字衡字彥平。本江都人。避地居崑山。登紹興進士第。為溧陽宰。以德化民。四年。無犯罪者。刻章交上。召對陳便民十餘事。除知溫州。未行。擢監察御史。出知婺州。召拜司封郎中。遷檢詳。俄引年掛冠。築庵圓明村。自號樂庵。年餘落致仕。除侍御史。同知貢舉。因上疏論張說不當居樞密。遷起居郎。不就。知台州。又不就。復上請老之章。時莊治作四賢詩。以美之。四賢者。周必大。莫濟。王希呂及衡也。衡道學精明。且樂於教人。初自淮來。吳萬頃先祖實相從遊。同居崑山。授以莊子一卷。寓樂庵時。朝夕講說。和寒山拾得詩一冊。行書整整。皆達理悟性之語。蓋衡絕欲新修。自中年後。惟一蒼頭給事。故年幾八十。視聽不衰。而理性益明。一夕作手書數十紙。過別親友。且戒其子。毋得隨俗作佛事。有樂庵語錄一集。行於世。和寒山拾得詩萬頃。今藏于家。子應祥起。宗目。登第。孫潛淳祐奏名。樂庵先生遺事。

先生云吾年未六十已絕欲至六十三歲先妻王氏亡諸子家號至不思
聽吾意極亡聊不能解釋私自九曰學道四十年今日憂患反不能挑達
何耶因讀揚子雲見善明用心剛之語乃大喜曰苟用心不剛不免為境
所轉然不礙我正見吾今胃中國已了然所恨者力未至耳自是日夕窮
究性命死生之理晚平亦覺有進憂樂禍福不復動心矣先生年幾八十
神彩煥然每對賓客議論超偉僕一見之必曰先生精神如此福祿必未
艾先生曰不然吾根本稍固精神自然發見如此縱說明日死今日精神
也只如此未遑前一日其婦入諗之喜曰精神若是亦何慮耶先生笑曰
平生學道正欲凝神以觀化耳翌日捐館先生每見貧困不能為士者則
與之錢粟又嘗持不殺戒曰此非所以為仁也但要熱一念耳先生每見
有精於藝術者則慨然曰無乃謬用其心苟移此心而學道何所不至先
生所至受徒教人無他術但以論語朝夕討究能參其一言一句者莫不
有得或曰李先主教學且三十年只是一部論語先生聞之曰此真知我
者太宗欲相趙普或諧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耳太宗疑之以告
普普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論語佐藝祖定天下才用侍半部尚有一半
可以輔陛下太宗釋然卒相之又有一前輩平生蓄一異書雖子弟不得見

及其終發，遂以視乃論語一部。此書誠不可不讀，既讀之又須行之。先生自幼講明道學，中年以後絕欲清脣，惟二蒼頭侍側，奉養極淡薄。居南來未久，以言不得用，掛其冠而歸於崑山南六里，架屋數間，種二畝，號樂菴。時往來其間，日取六經論語孟子讀之，朝暮不少。愆嘗語人曰：吾讀後世書耳，每生則焚香酌茗，與諸子及門弟談道德性命之學，衮衮不休。聚書萬卷，圖書滿室，每閱以寓意而已。家事悉付之子弟，不復關心。父子相視如師友，每言吾校老得官，身歷清要，竭來此拜，且四十年，有田可耕，有廬可居，年垂八十，幸無疾，疾分已過矣。即死無憾。淳熙戊戌夏，微覺不喜，食即權扁舟往樂菴，一榻條然，絕無人聲。時諸弟視旁先生與之言曰：脣竹蒲前對此待盡，有何不可？每旦入問安否。先生曰：吾略無所苦。遂舉兩臂示之曰：沒假而化乎？之左臂以爲鷄子，因以求鷄矣。吾亦待觀化。一巡時，女兒亦來問疾。先生曰：某將死，老婦無庸憂人之死，生如晝夜，生處便是死處，死處便是生處。若楚地理會得，又那得生死語？竟即取紙數十幅，爲手簡，編別親舊，又以錢米分惠貧者，無一遺忘。已而作遺訓，示諸子曰：吾寓形宇內七十九年，雖困於百罹，晚僅全於五福，死期既至，勢不復留，雖一念不生，本無去來，而四大久終歸腐敗，曠日以俟，當付囑者，今具